



刘子成 著

〈肇北女子监狱纪实〉

# 月亮的悲歌



# 北女子监狱纪实

· 北方文艺出版社 ·

责任编辑：何 声

封面设计：李 欣

月 亮 的 悲 歌  
Yueliang De Bei ge

刘子成 著

---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外公裕街10号)

佳木斯市书刊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92/16·插页2·字数180,000  
1991年12月 第1版 1991年12月 第1次印刷  
印数 1—4407

---

ISBN 7-5317-0361-0/I·362 定价：4.40 元

## 序言 这里不囚禁阳光

监狱——从古到今被视为恐怖的世界。人们闭上眼睛就可以猜想得到：高墙透迤、电网凌空、枪口看押下的人类最卑鄙、最丑恶的灵魂。他(她)们杀人如嬉、夺财红眼、拦路行抢、入室作歹，干着盗、奸、淫、烧、绑等残害人类生命与豪夺财物的罪恶行径……

不然，监狱的“狱”字为什么一边用“狼”字旁，一边为“狗”字旁？其不言而喻，“狱”为狼狗的语言。

不然，犯人的“犯”字，为何与“狗”字相似？

不然，囚徒的“囚”字为何要把“人”字放在四堵墙里？

不然，古往今来的法典、律例、刑规、监监上为什么皆有“刑”字为条例？而“刑”字恰恰又是相形古代“斩指”（刑罚的一种）用的竹夹。

整整两年，我走进关押人犯的监狱里，我住在与囚徒同居一室仅一墙之隔的内看守（也叫管教干部）的值夜班的寝室里。我同杀人犯、死刑犯、盗窃犯、强奸犯、扒窃犯、诈骗犯、惯赌犯、流氓嫖客、卖淫娼女等等，都谈过数十次、上百次的话。接触数百犯人。

我亲眼目睹了他(她)们被判刑后或处以极刑走上法场之

前的种种神态；我亲耳听到他（她）们遭到法律惩处后伶牙俐齿的辩解以及钻了法律空子，得以轻判的侥幸心理；我还参与过追捕逃犯，夜审凶犯，登车堵截，化妆诱捕等等公安执法人员的行为。

缙继久了的犯人，只要略略尊重他们，是肯于向我这个法外人吐露真言的。但我有时也被他（她）们声泪俱下、可怜乞求、编织有冤在身等等假象骗取信任。

总之，我在特殊人群里体验生活，观察了他（她）们每天的起居作息，劳动学习，还亲自混到家属探亲人群里，装作前来探视的家属，听到了他（她）们与妻与夫与父与母与子与女，与未婚妻，与社会“朋友”“哥们”的谈话。

我为我开拓了这样一个不被更多人所知的世界来写作而兴奋。在我们这个法度社会的国家里，惯犯，老犯，没有一个是法盲的，他（她）们与我谈起自己的罪行以及将用法律的准绳衡量，需判几年，需按法律的哪条哪款哪项去执行时，熟悉得简直倒背如流。凭心而论，他（她）们对法的熟悉真的超过我们公安司法机关的某些执法干部。

诚然，我在悉心接触这些人犯的同时，也广交了位数不算少，职位各不同的公检法司干部们。我也观察了他（她）们在远离人群的地方，在特殊人群里终年累月，抛家舍业工作的情况。革治女子监狱的魏大队长跟我说：“她们（指所有的管教干部们）给犯人的爱和陪伴犯人的时间，要比给丈夫给孩子，要比陪亲人的时间多上几十倍、几百倍……”她说的是真话。万家劳教所的管教干部们，没有一个春节回家过大年的，每年的三十儿晚上，全所上下，每个中队所有干部

下中队与人犯一起过年……有一位老所长叫宁良金，他一九四五年参军在现在劳教所的地方剿匪战斗时负伤，在五一年到哈尔滨市公安大队，以后一直在劳改劳教战线上干到满头白发，直到退休了还住在高墙逶迤的大院里，参与管理小孩班，研究少儿犯罪问题。弄得老伴生前来所里看他时，被误认为是犯人家属来此接见的。因为陪犯人，他老伴临去时他都未能看上一眼。

无怪，黑龙江省司法厅田子元厅长说：“犯人是有限的，管教干部是无期的。犯人进来一批，改造好刑满释放就走一批；可是管教干部却一批又一批没完没了地干着改造犯人的工作。终年累月也被高墙电网圈住，在里边工作着……所以，我们管教干部可以说是无期的。”

在松花江北岸的八百里盐碱滩上，有一座最古老，可以说全东北唯一的女子监狱，原监狱名叫肇北女监。自明朝末年清朝初年建立时起，迄今为止，仅因劳累而死、偶发事件中死去和年老死去的管教干部（包括历朝历代的看守，押司，狱卒）们，死者的坟墓连绵地占据了整个濶河马蹄形河湾。坟墓层层叠叠，被当地老百姓称之为“鬼城”。

我就是到那个叫“鬼城”坟墓附近的那座监狱里去体验生活并采写了这部长篇小说的。

我突然发现，监狱并不恐惧，犯人有相当的自尊。她们的行动尽管在枪口看押下，但仍有自由，仍有乐趣，仍有符合狱方要求又合乎她们自己要求的生活规律与条件。

那一色的洁白被褥，叠得见棱见角，犹如军人整理的内务；那一色的灰海洋般色彩的囚服，整洁可体，走起路来，

甩臂一致，步伐整齐，也如同军人的队伍在前进……

我还发现监狱里种花养草，习文化学生产技术，逐项指标都有额定的要求。至于，琴棋书画、吹拉弹唱、打球赛跑等诸项文化体育娱乐活动(含歌咏比赛)也是丰富多样，人才开发也是不拘一格的。

我并非有意修饰我们的监狱有多么美好，但，这毕竟是事实。

监狱的变化以及管理工作的更新，这是我国的社会制度所决定的。然而，这并非说改造人犯的工作就那么一帆风顺，所有制度，包括监规的贯彻就那么毫不费力气。事实上，这里想做好每一件事情都要比社会工作的难度增大到十几倍。

万家劳教所年轻的所长、也是较有水平的劳教干部王元平同志说：“大院里的关押者，看来平静，其实每个人都是一颗不定时的炸弹，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出事，就会不平静。因为这些灵魂的畸形儿，反复无常……”

是的，犯人一旦看管不严，闹起事来就是耸人听闻的惨案或者悲剧。

其实，改造人的工作是最难最难的啊！

哈尔滨市有一位特级小学教师，恰恰是她班里的流学生，犯罪后是由她丈夫——一位不出名的管教干部改造好了的。

我在采写这部书稿时阅了大量的文字材料和书籍，在艺术呈现时尽量从心理学、逻辑学、狱政学的角度来揭示人为什么会犯罪？而且犯了罪的人又为什么悔罪这样一个课题为

出发点，形象地写了女犯人、女管教们的命运大迭大起，从而揭示改革给这条战线带来的新变化、新成绩。

阳光——属于大地的，宇宙的，也属于全人类的。

犯人也是人。因此，就象鲜花草木一样也需要阳光、水份和土地。换言之，也有要求、有欲望。

监狱——并不囚禁阳光。我从尊重人权的角度来歌颂我们今天监狱的改革。这恰恰用生动的实际，回击国外有些反华思潮，反华人物对我国“人权”问题的恶毒攻击。

——作者



## 目 录

序 言	这里不囚禁阳光	
第一章	烈日下，女囚大迁徙	1
第二章	三个女逃犯	11
第三章	三名女管教	23
第四章	女逃犯的隐身术	32
第五章	女人国里的男性孤岛	39
第六章	每个人的心里都藏个秘密	47
第七章	寻觅，那如烟的往事	54
第八章	午夜情，真真假假	67
第九章	阴差阳错	85
第十章	大雾弥漫的早晨	93
第十一章	归来的报复	108
第十二章	不怕丑的故事	118
第十三章	在疯狂行驶的警车上	129
第十四章	北方第一女子监狱	141
第十五章	相逢，不是梦	151
第十六章	这里囚禁着不安的灵魂	167
第十七章	赎罪的土地	188
第十八章	接见室里的哭声	201

第十九章	鬼城·····	208
第二十章	走出大困惑·····	218
第二十一章	死囚的最后要求·····	229
第二十二章	在蓝天与大地之间·····	238
第二十三章	灵魂的震撼·····	247
第二十四章	雨夜失踪的女犯·····	260
第二十五章	浸血的遗书·····	268
第二十六章	希望在明天·····	272
后    记	·····	277

## 第一章 烈日下，女囚大迁徙

太阳碎了。

因为人们已经无法看到她是圆的，只觉得她在“噼噼啪啪”下着带火的燃烧块儿。

八百里盐碱滩，成了蒸煮活人的大笼屉。这里，本来就看不见树木；加之层层叠叠的碱疤痢一望无际，使人感到绝望、恐惧。

几棵远远近近的衰草，象要起火的样子，干得“喇喇”响，一碰就碎。

远方的地平线上，爆起一串昏浊的烟龙。女囚大迁徙的队伍，就在这昏浊烟雾的笼罩中蜗牛爬行般缓缓前进着。

女犯们，她们每个人的囚服胸前，都结结实实有白布书写的名字嵌挂着——

那是服刑犯人的标志：上面写着犯人的真实姓名，监押期间的号码，犯罪性质，以及判刑的年限。

监狱里的服刑犯，每个人都必不可少地挂上这种标志名章，便于监狱方面对服刑犯人的管理和监督。

这些女囚徒，原本判刑后，监押在省内的各个拘留所、看守所和男女犯混杂的监狱。为了统一管理，便于改造，省

司法厅才拨重金改造了位于肇东、肇源、肇洲三肇鼎足的碱土地上自明末清初就落成的东北独一无二的女子监狱。

这批女犯人，是被押解到那里继续服刑的。当然也有这座监狱改造前就住在那里的在押犯。

灰色的人流，步履艰难。

监押女犯的武警，小伙子们个顶个十七八九岁正当年，一个个长得英俊，精明。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炎热的天气，他们机警地押着女犯们在盐碱滩上艰难地跋涉着。

小伙子们，早已一个个浑身汗透，绿色的武警服装，湿得浸着水。

女犯们也是如此，在这样犹如下火的天气，她们走走停停，人人也是被汗水浸泡着。

“我，我，我快要走不动了……”女犯人，年纪略大于一般犯人的沈林氏，张口喘息，抬不动腿脚了。

傍她而走着的中年女犯胡丽丽，目光里充满仇恨，一颗不安的灵魂总在寻找机会逃跑。

服刑的滋味，使她受不了。

女囚徒们在枪口的看押下艰难地走着，她们不走不行。

所有的犯人，都抬不起脚来，走路时趑趄踏踏，抬起沉重的脚步，拖得尘土飞扬。

胡丽丽张嘴喘息着走，她把另一只手搭在另一名女犯赵彩萍肩头上，被她拖捞着走，也好使自己省些力气。

只有老犯人才敢如此欺负新来的犯人。但赵彩萍不属于新犯人，一种莫名其妙的关系，她入监以来一直很怕这个性子野得张口就骂人、举手就打人的胡丽丽。

胡丽丽的眼里仇恨着一切。

队伍中，老犯人沈林氏走得十分艰难，她每往前迈出一  
步，就象真魂出窍，时刻有要咽气死去的危险。

但武警们是执行命令的，天热也得催逼犯人快走。谁想  
不走，也不可能。

老犯人沈林氏，走得汗如雨下，她那张多褶皱的脸上，  
每一条皱纹里都有汗水在流。她那脊背上的灰色囚服，湿漉  
漉的，但仍看到被汗水浸透后剩的盐卤，如同不规整的某国  
地图。

胡丽丽又走了几步，仰天看看太阳骂道：“操你妈 老天  
爷！天这么热你还下火？让人活不？”

傍她而走的赵彩萍，猫腰下去，用手往外拽拽被汗水湿  
透的裤裆，说：“我裤兜里抓蛤蟆了，真想扒光腚走。”

沈林氏瞥她一眼，也用手揪揪自己的湿裤裆，笑笑说：  
“能光腚走敢情好了，风打裤裆一过，凉嗖的，就跟和男  
人……”

她的话还没等说完，突然，一根镶着金属头的电警棍压  
在她的腮边。“喇……”电警棍放电，顿时在沈林氏腮边跳起  
一串幽蓝色的火花儿。

“妈呀……”沈林氏抽筋般猛地向后一闪，险些倒地。她  
看见身穿警服，怒目横眉的管教队队长马二菊站到眼前。

沈林氏手捂腮边，含泪乞求道：“马队长饶命，我不敢  
了……”

“还瞎说不？”马二菊瞪着她，举着手里的电警棍。

“我可不敢了。”沈林氏说着，抬起手打自己一个嘴巴，

自己骂自己：“这张破嘴，该打，该打！”

马二菊训斥她：“好好走路，蔫巴悄的，能办到不？”她一口东北土话。

“能！”沈林氏答应着，恐惧地看着马二菊。

这位马二菊，人近中年，过早发胖的身体，象只大肥鹅，她的屁股大得象凸出个大号洗脸盆子。她也浑身是汗，被汗水湿透的绿警服、大沿帽全都改变了绿色，有点发黑。她的厉害在犯人中早有传闻，只是这些囚徒刚从另一个监狱迁徙而来，还不大熟悉她。

马二菊走出犯人队伍，站在一旁，两道鹰隼般的目光注视着少说有五百人，长长的一眼望不到头的女囚队伍。她命令她们：“都走快些，一个跟一个，快！”

监狱长黄子兴走了过来。应当说他是漂亮小伙子，标准的一米七十五的个子，长长的分头，被汗水湿得直打缕。他把警服脱下来，放在胳膊弯上挎着，白背心就象刚打水盆里捞出来。他对马二菊说：“天这么热，可别把犯人渴死、热死呀？”

马二菊看看太阳，又看看四周。八百里瀚海，没树，没草，没有水源。一股飘渺的热气笼罩着大地。

马二菊骂道：“妈的，你说这老天爷这几年也犯病了，南方没有北边热。慢慢的咱这疙瘩，也就变成南极了吧？”

“咯咯咯”一串银铃般的笑声传来，马二菊扭头看去，是监狱里才调来有两个月的管教干部张薇薇。

这位薇薇可是政法大学的高才生。据说，毕业时校方原想把她留校任教的，但因她执意要求到监狱工作，说是要研

究什么《悔罪心理学》？她才说服当文化厅长的老父亲，告别热恋了七年的初中同学——也是她的男朋友，到这块远离人群的地方，到特殊人群里来工作。

张薇薇的讪笑，使农村长大的当过铁姑娘队长的马二菊十分不满。人就是这样：越没文化总想装得有文化，越没水平总想装得有水平。痴人怕笑，这是人之常理。

马二菊把脸子一落，问张薇薇：“我说大学生啊！你乐啥？我说的不对吗？”

张薇薇正色纠正道：“队长，南极并不热，而且是冰的世界。”

马二菊尴尬地愣怔着。

女囚中，有的犯人禁不住捂着嘴讪笑马二菊。

在犯人面前失去尊严——失去威风还了得？马二菊的脸上火辣辣的。本来天气就热，她感到被张薇薇这样一纠正，象放在脸上一块火碳子，她受不了，反击道：“薇薇，咱没你文化高，可越往南走越热这个道理咱还懂吧？听说广州、海南岛那疙瘩热，印度和赤道国那疙瘩热，南极还在这些地方的南边，会不热？”

张薇薇嘿嘿笑了，说：“马队长，您别忘了地球是圆的，南北两极是端点。而且，这些年气候反差，寒带出现热流，这是太阳出现臭氧空洞和厄尔尼温室效应带来的变化，还有森林环境的破坏。”

马二菊不悦地：“得，得，我说不过你。”

张薇薇追上她又解释：“地球物理上解释，最热的是地心，地核儿。”

马二菊狠狠地瞪她一眼：“赶明儿你搬地核住去呗！”她扭达着硕肥的屁股走了，把一股怒气消化到犯人身上。

沈林氏因为年岁已高，走路跟不上趟儿，马二菊举起电警棍又在老犯人肩头电了一下：“快走！”

沈林氏捂着被电击过的肩头，求饶地望着马二菊：“队长啊，我实在撵不上她们。你让我出队列，自个儿慢慢走呗？”

马二菊愤怒了，又电她一下问：“放囚，是不？”她又举起电警棍，“好，你走一步，我电一下，看走动了不？”

“我走，我走我走……”沈林氏哭泣着，“我的妈呀，我怎么遭这么大罪呀……”

“闭住嘴！”马二菊又一声吼叫，吓得沈林氏一哆嗦。她不得不咬牙坚持着跟队伍。但是，她怎么也跟不上，女囚的队伍越走越快，突然间全部疯跑起来。

黄子兴大声喊着：“不要跑，不要跑！”

但，女囚们疯狂跑起来，谁也无法阻止。

张薇薇望着队前。土坡下有一条亮亮的小河儿，河的彼岸长着青青的芦苇。显然，走在队前的女囚发现了水，她们是向那里跑去的。凭心而论，张薇薇多么希望遇上水啊，不仅自己，让女犯们洗浴一下也好啊。

黄子兴大声喊着：“武警，注意警戒！”

马二菊抽出手枪来，举着说：“谁再跑，就开枪了！”

但是，女囚们奔水已毫无顾忌。任两侧握枪的武警全都跑到队前去拦截，她们也毫无惧色。

排头的大个子女犯绰号“大洋马”已经同握枪的武警撕巴



着夺路，看样子非跑不可了。

顿时，女囚们疯狂地冲击着武警的队伍，潮水溃堤般向河边跑去。

马二菊枪口冲天，扣动板机。“啪”“啪”两声枪响，还是没有镇住溃散的队伍。

黄子兴不得不因势利导，大声宣布：“允许到河里面洗五分钟！”

“好啊！”

“黄狱长万岁！”

女囚们跳跃着，奔跑着，还没等来到河边，不少人就已经脱去上衣，甩掉背心，还有人脱掉长裤子，“噗咚”“噗咚”投身入水了。

黄子兴命令武警队长：“快，你带一支队伍，赶快跑过河去，对这段河的两岸警戒，架机枪，放警戒线！”

武警队长跑过去了。

这条河已经接近乾枯，水深只有齐腰。跑到水里的女犯们，乱扒衣服，乱喊乱叫。

胡丽丽举着乳罩，对岸上的武警喊：“小白脸子，来呀，大姨亲亲你！”

大个子女犯“大洋马”拍着赤裸的胸脯，双手颠着一对奶子，喊着：“来呀，吃口奶水解渴吧！”

还有的女犯扒光了胴，在水中一蹿一蹿地喊：“都来看啊，正经的黄花姑娘。”

不知哪个女犯，“噼噼啪啪”拍着自己屁股喊道：“黄狱长，我比你老婆嫩绰，白！”